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文 旭

程式性言语事件

——人类基本生存形式的语用学研究

褚修伟◎著

Formulaic Speech Events:
A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Forms of Human Life



科学出版社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 总主编 文 旭

程式性言语事件
——人类基本生存形式的语用学研究

Formulaic Speech Events:
A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Forms of
Human Life

褚修伟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程式性言语事件发生在重复出现的交际情景中,因不同程度的程式性而彼此相似。作为一个社团或文化的基本生活形式的直接体现,其生成、维持与发展有认知基础,也受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程式性言语事件是非零和、完美信息的重复性博弈,参与者根据对各自所处情景的认知和预期做出相互影响的理性选择,从而实现语用创造性与程式性的辩证统一。本书尝试研究重复性语言使用的新路径:以从外至内的视点,揭示重复出现的言语事件的程式性倾向,深化对语用本质——语言在人的基本生活形式中的运作——的理解,并对跨文化对比和外语教学实践与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程式性言语事件:人类基本生存形式的语用学研究=
Formulaic Speech Events: A Pragmatic Probe into the Basic
Forms of Human Life: 英文/褚修伟著. —北京:科学出版
社, 2015.11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文旭主编)

ISBN 978-7-03-045306-8

I. ①程… II. ①褚… III. ①语用学-研究-英文
IV. ①H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80637 号

丛书策划: 阎 莉

责任编辑: 阎 莉 王瑞媛/责任校对: 何艳萍

责任印制: 肖 兴/封面设计: 铭轩堂

科 学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 100717

<http://www.sciencecp.com>

北京厚诚则铭印刷科技有限公司 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5 年 11 月第 一 版 开本: A5 (890×1240)

2015 年 1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 9 1/4

字数: 300 000

POD 定价: 7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我社负责调换)

本书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基金项目“程式性言语事件研究”（项目批准号：10YJC740015）的最终成果。

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

编 委 会

总主编：文 旭

编 委：（按姓氏音序排列）

陈新仁	陈永国	程晓堂	董洪川
杜世洪	封宗信	韩宝成	李洪儒
李 力	刘承宇	刘立辉	刘正光
罗益民	马海良	彭宣维	钱 军
冉永平	束定芳	王文斌	魏在江
向明友	晏 奎	杨 枫	杨金才
张 辉	张克定	张绍杰	张绍全

丛 书 序

外国语言文学博大精深，其内容涵盖外国语言学研究、外国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研究及跨文化研究等。在我国，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历史悠久、成绩斐然。近些年来，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发展迅猛，其理论与模式不断创新，研究方法多种多样。尤其在研究领域方面，其跨学科性和交叉性日益凸显并普遍，如与哲学、符号学、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认知科学、脑科学等众多领域的日渐交叉和融合，促使我们必须多维度、多视角、多层面地进行研究，从而在科研上真正做到有所创新、有所前进、有所作为。多学科、跨学科、超学科研究已是当今学术发展的必由之路。

当然，无论是从学科研究历史传统的传承上来看，还是从其未来发展的开拓创新上来说，外国语言文学研究都任重而道远。因此，与时俱进，汇聚外国语言文学领域研究的最新成果，并为先行者和后学共同搭建学术交流的平台便成为促进学科发展极为重要的一环。为此，我们秉承西南大学“特立西南，学行天下”的大学精神，在学界广大同仁的关心和帮助下，精心打造了《外国语言文学研究学术论丛》系列学术专著，以期促进外语界同仁相互沟通与交流，共同创新与进步。该系列学术专著的规模化出版，是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科学研究事业中的一件大事，其诞生是学院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事业发展的必然，同时也必将进一步搭建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学术成果交流的平台。

西南大学起源于1906年4月建立的川东师范学堂，于2005年由原西南师范大学、西南农业大学合并组建而成，是教育部直属重点综合性大学，国家“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平台”建设高校。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历史悠久、实力雄厚。学贯中西的大师吴宓先生，著名诗人、文学家方敬，翻译家邹绛、外语教育家张正东等学术先贤和著名专家曾在此执教，积淀了深厚的人文底蕴，形成了优良的学术

传统和办学特色。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拥有“外国语言文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硕士学位授权点和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以及“翻译硕士”、“教育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点，同时接收国内访问学者。学院拥有重庆市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外国语言学与外语教育研究中心”、西部地区外语教育研究会、重庆市外文学会、重庆市莎士比亚研究会等学术组织或团体。学院现有多名国内外知名专家学者，在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功能语言学、莎士比亚研究、英美现代主义文学、翻译研究、外语教育学等领域有较深的造诣，并在多个全国性学术团体中担任重要职务。改革开放以来，学院秉承“博学中西，砥砺德行”的院训，以“崇尚学术自由、培养外语英才、造就模范国民”为办学宗旨，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科学研究为基础，在语言学研究、文学研究、翻译研究、外语教育以及文化研究等领域取得了一批学术价值大、实用性强的科研成果，多次获得全国和部市级的教学科研成果奖，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本丛书的出版得到了西南大学学科建设的大力资助，外国语学院许多教师以及各界朋友也给予了极大的支持，尤其离不开科学出版社閻莉女士的真诚相助，在此对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诚然，这个新生婴儿的成长与发展，要靠广大学人的呵护和支持。因此，敬祈学界朋友不惜赐教为幸，也热忱欢迎同行专家不吝赐稿。我们将秉承西南大学“含弘光大、继往开来”的校训，继续不遗余力为本丛书的成长壮大添砖加瓦。

为学之道，“辟如行远必自迩，辟如登高必自卑”。共同的事业就是共同的生活情趣，也是共同的追求，“嚶其鸣矣，求其友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思考求索的起点，追寻学术的真谛，这就是我们的责任和使命。是为序。



谨识于西南大学

2014年6月22日

序

隐柔者行必高远

“我的学生褚修伟（2002 届博士生）除了收集菜市、牛市、街头算命、阴历年年夜饭、席间劝酒个案以外，还为 3.3 ‘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 提供了全部理论框架（最后仍由我行文）。”这段话，引自拙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的自序，指出了两件事：第一，褚修伟对拙著的贡献；第二，他的这部新著的学术渊源。学术史上屡见不鲜的现象是，一个作者的前一部书为其后一部书揭开了序幕。正如拙著《美学语言学》为《语言全息论》揭开了序幕一样，褚修伟自己提出的一个理论框架“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尽管是在他老师的书中）为眼下的新著《程式性言语事件——人类基本生存形式的语用学研究》奏响了序曲。

这本书的贡献在于，“本书开辟了研究重复性语言使用的新路子：以从外至内的视角，揭示重复出现的言语事件的程式性倾向，深化对语用本质——语言在人的基本生活形式中的运作——的理解，并对跨文化对比和外语教学实践与研究具有启发意义”。

这本书的新东西不少，如程式性言语事件，作为一个社团或文化的基本生活形式的直接体现，其生成、维持与发展有认知基础，也受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

该书还提出了一些新概念。比如，程式性言语事件是非零和、完美信息的重复性博弈，参与者根据对各自所处情景的认知和预期做出相互影响的理性选择，从而实现语用创造性与程式性的辩证统一。

在褚修伟读博士期间，我看出他做人是有主见、有办法、不浮躁的。口头和书面的英语都好。我对他抱有很大希望。但是让我惊讶的是，他

的博士论文的完成期限一推再推。当我了解到他做了许多杂事之后，我生气了，并且，气还不小。几年以后（2014年），他为我祝寿专刊写的一篇文章，名叫“‘意义’的含混：论罗素摹状词理论之无法剔除‘涵义’”，我读后一喜。他读的东西多，文有新意，颇有潜力。如果他的时间安排更合理一些，少些生活家务、工作琐事的纠缠，或许他已取得更大的成就了。我要求我的博士生必须全心全意把心思花在博士论文上，人生的逻辑却另有一套：孩子在成长期是耽误不得的，耽误了再补上也不行，就像插秧错过季节，水稻的果实是瘪壳。我的青年时代是另一种逻辑：革命事业就是一切。其他的所有东西都是可以耽误的，家庭、妻子、孩子、老子（自己是孩子的爸爸）、老子的老子（爸爸的爸爸），都是可以而且是“应该”耽误的。就是不能耽误革命（事业）。当我用我习惯的逻辑要求真实生活的逻辑时，不生气才怪呢。

对于褚修伟的新著出版，我是高兴的。他的心性到这个时候才开始露出了冰面。学问有没有，在于努力；做得成不成，也可以靠努力；可是，学问的高度、深度是由宁静持久的心性决定的。心性浮躁的人，把眼前的利益看得高于一切，学问必然肤浅。心性宁静的人，把握（定力）在心，慢慢地做，最后就可以拥有高度与深度。道理不复杂：智慧是慢慢地由宁静的、持久的心性中沁润出来的。修伟正是在这一点上让人放心。“以恬【静、宁静】养知【心智】，……以知养恬。知与恬相交养……”《庄子·缮性》。庄子可没有说“知与急功近利相交养”啊。

隐柔者，必勃发在后，且行之高远。相信褚修伟有这个做学问的基础。

钱冠连

2015年4月6日，白云山下

前 言

语言学、人类学和社会学等领域，特别是语用学领域，早就注意到了乔姆斯基语言研究传统对人类语言及语言使用的创造性的强调并不能否认语言使用中的重复性。在重复出现的交际情景中，结构相似的、有时甚至是同样的语言表达被用来执行重复出现的交际任务。然而，现有的对语言及语用的重复性研究或强调所谓整体性提取的重复使用的语言表达（所谓的“语块”）或把它们从实际的交际情景中割裂开来考察，但基本上都可概括为是从内至外的研究，且主要集中在二语习得领域。本书则尝试研究重复性语言使用的新路径：以从外至内的视点，在言语事件中考察重复使用的语言表达，揭示言语事件的程式性倾向，理解语用本质——语言在人的基本生活形式中的运作。

为此，我们根据维特根斯坦的家族相似性理论，概括出了一个新的语用现象范畴，即程式性言语事件：发生在重复出现的交际情景中的言语事件，它们都有一定的程式性从而彼此相似：1）有相对稳定的一套重复使用的话语，2）有相对稳定的一套行为步骤，3）上述话语与行为的相对稳定的配合。

程式性言语事件基本上有两种情形：一是具有重大社会文化或政治意义的言语事件（如婚丧仪式、法庭辩论、商贸会谈、外交宣告、政治会议、国际谈判等），二是虽不重大却关乎生存必需的基本言语事件（如寒暄、写信、介绍、推荐、面试、是非争论、讨价还价、求医问诊等）。作为一个社团或文化的基本生活形式的直接体现，程式性言语事件的产生和保持有其认知基础，也有社会文化因素的推动。其功能主要有：1）促进交际的有效进行，2）建立或维持语言使用者的社会文化身份，3）

加强文化的稳定性。

发生在重复出现的交际情景中，程式性言语事件是非零和、完美信息的重复性博弈，参与者根据对各自所处情景的认知和预期做出相互影响的理性选择，从而实现了话语产出和意义生成过程中的创造性与程式性的辩证统一。

美国学者 R. F. Benedict (1934) 曾这样描述个体的社会化过程：个体生活历史首先是适应由他的社区代代相传下来的生活模式和标准。从他出生之时起，他生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与行为。到他能说话时，它就成了自己文化的小小创造物，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是，其文化的习惯就是他的习惯，其文化的信仰就是他的信仰，其文化的不可能性亦就是他的不可能性。Benedict 的观察道出了生活在程式性言语事件网络之中的人总是在有意或无意地遵守程式的事实，然而其中关于个体“文化的不可能性”之说似乎忽视了人、语言和文化的创造性：作为社会交互主体的人总能在有意或无意中突破程式性。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要义，不知读者诸君是否从中读出了些许新意。

读书为学，“不写则已，写则必须有真知真见，尤其是要有自己的声音”，这是我的恩师钱冠连先生自己身体力行的为学原则，也是先生对学生恒贯始终的指导要求。老师相信“只有这样，我们才可能有东西拿到国际舞台上与人交流”。本书从植根于汉语文化中的程式性言语事件出发，意在对完全建立在西方语言文化基础上的语用学研究有一定的补充意义。这或许是奢望，但值得为之努力。

很庆幸自己当年初入钱门时，正赶上老师在着手完成专著《语言：人类最后的家园》（钱冠连，2005）。名师未必出高徒，但名师的高度会逼着学生从一个高的起点努力补课、追求自我提高。跟老师问学的过程就是不断加深对“语言家园论”这一深刻思想的认识和领悟的过程：“人对于语言须臾不离的依赖状态即人类的基本生存状态之一是：人活在语

言中，人不得不活在语言中，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正是以这三种样式的基本生存状态，我们如其所地活着，我们如其所是地是我们自己”（钱冠连，2005：337）。从最初在老师的鼓励下为“语言家园论”的子命题“人活在程式性语言行为中”构思理论架构、收集语料素材，到最后摆在读者面前的这部拙著的构思成形、初稿、修订及定稿，每一步都没有离开过老师的关切指导。实实在在的，没有老师的智慧引领、悉心培养和严师慈父般的激励，本书的问世绝无可能！谨以此书献给我最敬爱的恩师，尽管由于作者的才疏识浅它还有诸多的不足和问题。

在本书的撰写、修改过程中，本人先后得到了陈治安教授、杜金榜教授、霍永寿教授、冉永平教授、徐章宏教授、张克定教授、苗兴伟教授、严世清教授、项成东教授和冯光武教授等的悉心指导和宝贵改进意见，也自始至终得到了李力教授、文旭教授和向雪琴研究员的鼓励、支持。这里，一并向他们致以最诚挚的感谢。

vii

还要特别感谢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的老师们和当年我们一起奋斗的博士生同学们。老师们的严谨治学之道和言传身教是我们可享用一生的财富，同学们的热诚向学和互相鼓励也是促我不断前进的动力。

本书的顺利出版，要感谢西南大学社会科学研究博士基金（项目批准号：WU10305）和西南大学“外国语言文学”博士后科研资助，更要感谢西南大学外国语学院和科学出版社的支持，特别是责任编辑阎莉和王瑞媛两位女士。编辑老师们细致入微的工作保证了学术的严谨，也促进了拙著的质量提升。

最后，感谢我的家人一贯的支持和鼓励。特别是我的妻子王颖，与我共同经历了本书撰写全程中的苦辣甜。

褚修伟

2015年7月6日

Preface

Researchers from the fields of linguistics, pragmatics, anthropology, sociology, etc. have long noted that the emphasis of the creativity of human language and language use in the Chomskyan tradition can by no means deny repetition in language use. Noticeably, in recurring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similar and sometimes identical expressions are used to perform repetitive tasks. Existing studies on repetitive language use, working from the inside out, fail to make a real pragmatic account for it, due to their emphasis on the so-called holistically retrieved linguistic expressions and/or their isolating the repeated expressions from the actual situations within which they are embedded (e.g. Coulmas, 1979, 1981; Kecskés, 1997, 1999, 2000, 2003a, 2003b; Schmitt & Carter, 2004; Wray, 1998, 1999, 2008).

This book takes the “user- and situation-based approach” (Mey, 2009: 794), or what we call the event-oriented approach, to repetitive language use by identifying a new category of pragmatic phenomena, formulaic speech event (FSE for short). It works from the outside in so as to unveil the inclination of recurrent speech events to become formulaic, offering insight into the nature of language use and particularly how language functions in the basic ways of man’s being in the world.

The project is conducted around the four interrelated questions: 1) What are FSEs? 2) What are the causes of the emergence and maintenance of FSEs? 3) What functions do FSEs have in man’s socio-cultural being? and 4) what is the mechanism of language use in FSEs?

x

In line with Wittgenstein's theory of family resemblance, formulaic speech events are categorized as those speech events embedded within recurring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which resemble each other in that they are all characterized by a certain degree of formulaicity which is embodied by: 1) a relatively fixed set of recurrent phrasings, 2) a relatively fixed set of actions in relatively fixed move orders, and 3) the relatively fixed co-occurrence of the two. There are various degrees of formulaicity and hence a continuum of formulaicity along which all FSEs are located. FSEs are either the speech events that are of great social-cultural significance (such as weddings, funerals, courtroom interactions, etc.) or the ones that constitute the essential aspects of human everyday life (such as greetings, birthday parties, bargaining events, doctor-patient interactions, etc.). They are the direct embodiment of the basic forms of life of a community or a culture, and the principal means through which people attain various goals in life.

As to the emergence and maintenance of FSEs, there are both cognitive foundations, i.e. the ability and tendency to consider the prior experiences in deciding the present reaction in repetitive situations, and socio-cultural impetuses, namely, th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human social behavior, with human pursuit for efficient participation in life being the root one. The general functions of FSEs are integrated under three categories: 1) facilitating communication, 2) establishing or preserving socio-cultural identity, and 3) reinforcing cultural stability.

That both the production and the interpretation of each utterance in FSEs are the result of interactive choice-making by the participants leads us to the development of a game-theoretic framework to account for language use in FSEs. An FSE is a repeated positive-sum game of perfect information, in

which agents make rational linguistic choices (both in p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ir perception of the situation they are involved in, derived from a combination of setting, background knowledge, personal beliefs, goals, expectation and other contextual factors. Among all the contextual factors, the constraint of goals and the guidance of expectation are of most prominent importance, for an FSE depends on the agents' collaboration oriented towards the dominant goal(s) pre-established by the respective situation and a commonality of expectations about the on-going game for its smooth progress and completion. To reach their goals efficiently in a particular repeated game, the rational agents will naturally take the time-tested formulaic strategies. Deviations from the formulaic elements of the event, either in utterance production or in utterance interpretation, may arise 1) when the agent believes his deviant choices can help attain the shared communicative goal of the event with higher efficiency, and 2) when the agents have different perceptions of the on-going game or the current situation, as a result of the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their bounded rationality. In either case, deviations from the formulaicity of an FSE will not necessarily lead to its breakdown.

In addition to identifying a new category of pragmatic phenomena, i.e. FSE, and thus broadening the horizon of the study of repetitive language use, the present study also contributes to the pragmatic field in the following aspects. On the one hand, without using the formal or mathematical tools that characterize game theory and the existing studies applying game theory to pragmatic issues, our way of applying game theory to account for the pragmatic mechanism of FSEs may bear insights into how it can be applied to the study of language use in general. On the other hand, this work, primarily based on reflections on the real-life FSEs embedded within the recurring

communicative situations rooted in Chinese culture, may complement the pragmatic studies that are based ethnocentrically on Western languages and cultures. Besides, the present study may also yield some insights into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Now that FSEs, characterized by repetitive language use, are the basic forms of life of a community or a culture, with FSEs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properly incorporated into curriculum design, classes, and after-class practices, students' communicative competence may be more efficiently developed in the target language and culture.

At the completion of this book, I wish to express my heartfelt thankfulness to all those that were there to support me. First and foremost, I gratefully acknowledge my unaccountable debt to my doctoral supervisor, Professor Qian Guanlian, from whom I have learned not only how to do academic research but also how to be a man. The idea of this program came out of numerous conversations with him and he followed the whole process of writing this book and gave immediate feedback on each draft, providing suggestions that bear crucial insights on both content and format. I also owe a great deal to Professor Huo Yongshou, who, as required by Professor Qian, read each early draft of this book and made many detailed insightful suggestions for its improvement. Without their inspiration and support this book could not have taken its present shape.

Special thanks go to Professor Du Jinbang, Professor Ran Yongping, Professor Xu Zhanghong, Professor Zhang Keding, Professor Miao Xingwei, Professor Yan Shiqing, Professor Xiang Chengdong, and Professor Feng Guangwu for their insightful comments and valuable suggestions during the preparation, writing, and review of this book. And all the other professors at the Center for Linguistics and Applied Linguistics (CLAL), Guangdong University of Foreign

Studies (GDUFS), are gratefully acknowledged for their enlightening lectures and insightful instructions.

Special thanks also go to Professor Li Li, Professor Xiang Xueqin and Professor Wen Xu, my colleagues at the College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Southwest University, for their considerate concern and endless support with the project.

Last but not least, my deep gratitude goes to my wife Wang Ying, for her love and tolerance of my indifference to the family life and for her sharing all the hardships that I went through in completing this book. I am also grateful to my parents and parents-in-law, who are always generous in giving their unfailing support and continuous encouragement.